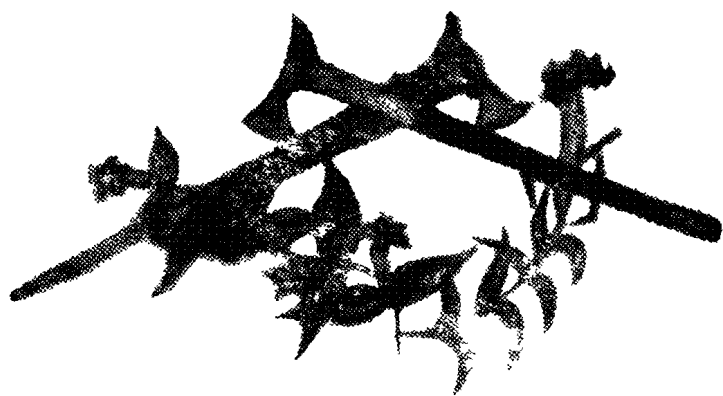




王岭好汉

〔捷〕米洛什·马利
乐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王 岭 好 汉

〔捷〕米格什·马利

乐 辛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市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1/32 5 625印张 插页4 113千字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 16,800册

书号：10113·250 定价：0.54元

• 目 录 •

一	“我是杨诺西克”	(1)
二	国王岭	(6)
三	正义的宣判	(15)
四	婚 变	(25)
五	幻 灭	(38)
六	冬天来了	(56)
七	雪夜寻医	(67)
八	白衣仙女	(82)
九	高山哨音	(90)
十	“灵魂交上帝， 金币给我们！”	(97)
十一	歌儿声声情意长	(110)
十二	“小约拉”	(118)
十三	在鱼的标志下	(125)
十四	酒店悲歌	(134)
十五	陷 阱	(153)
十六	绞刑架下	(159)

一 “我是杨诺西克”

这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当权的是专横骄矜的国王、大公和贵族老爷；那时候，穷人得起早贪黑地给老爷们干活；那时候，田地、草场、森林、村庄、农舍、河流以及远远近近的一切都为贵族老爷们所有，就连为他们卖命干活的穷人也是他们的一份私产。

不仅在我们捷克是这样，在离我们很远很远、那太阳升起的地方——秀丽的斯洛伐克土地上也是这样。

那里，高高的山峰耸入云霄，密密的森林瑟瑟作响，湍急的河流奔向富饶的平原；那里住着善良勇敢的人民，他们说和我们相似的语言，他们能歌善舞，喜欢尖声打口哨。

可是，在那贫困艰难的岁月里，斯洛伐克人难得有心思跳舞。在瓦日茨山脚住着一位消瘦的农民，他连大礼拜五^①也得在一大清早就往老爷地里送粪，哪还顾得上唱歌啊，一看他那样子就教人觉得可怜。你简直不知道更值得怜悯的是谁，是这个农奴呢，还是他那两头瘦骨嶙峋的老牛，它们正

① 即耶稣受难日



在勉强地给他拉着那辆粪车。

“怎么，翁德拉什不去做祷告？”上教堂打这儿经过的乡亲们吃惊地问道。

“他自己倒是想去，可宫堡里的人已经发了话，规定他在每个礼拜天和节日都得往老爷地里送粪，说是对他的惩罚。”有人解释说。

“凭什么罚他？”有个老婆婆问。

“凭什么？什么也不凭。”一个细长个子的农民回答说，“如今啊，大姐，你什么罪也不用犯，只要偷闲斜眼瞅

一下别处，监工就可以把你拖到条凳上去打一顿屁股。”

“可真是这么回事呀！”一个年轻一点的妇女附和着说，“我那一口子托马什就因为在瓦赫河边老爷地里割麦子的时候抬了一下头，就挨了二十五大板。只要他往森林那边瞅一眼，看看太阳还有多高，只要这可怜的直了直腰，监工的鞭子马上就会朝他抽来。到傍晚还让他光着脚板儿上宫堡去，说什么他给老爷干活时磨了洋工。”

“上帝啊，咱们穷苦农奴如今可真是无依无靠啊！”老婆婆叹了口气说，“那翁德拉什又是为的哪档子事受的罚呢，我的好邻居？”

“喏，听说有一次他在小木房前面的路上捡了点儿粪送到自己的小园子里，不巧碰上老爷家的管家打附近经过，他一见翁德拉什，马上禁止他捡，还大声嚷嚷说这是老爷家的马、而不是他家的牛拉的粪；说他是贼，偷了老爷家的粪，把翁德拉什唬得一愣一愣的。

“这管家阴阳怪气地对他说：‘你既是这么个会过日子的人，那就让你去给老爷地里送粪吧，好让你不耽搁活儿。礼拜天和节日都得去送！’”

“这个缺德的家伙！”老婆婆抱怨着说，“今天这世道，可真没有谁来替这个可怜的说话啊！”

“总会有人给我们打抱不平的！”庄户人脱口而出地说。

“谁能给我们这些穷光蛋撑腰呢？”老婆婆嘟哝道。

“那儿，那些王岭好汉和他们的首领。”庄户人一努嘴向水雾茫茫的群山示意着说。

村民们悄悄地朝山那边瞅了一眼，在那里，高高的山峰

拔地而起。他们眼里顿时闪烁着炽烈的火焰，却又很快熄灭了。

老婆婆连忙划了个十字，喃喃自语着：“上帝同在，邪恶滚开！”

大礼拜五这天，农奴翁德拉什也瞅了一下那群山峰，可他是心惊胆颤地瞅的，因为在山脊上密布着不祥的层层乌云。晌午风云突变，说话间天色铅灰，雷声轰隆，电光闪烁；河岸上孤独的白杨悲戚地咯吱一声折断了树梢。翁德拉什想把大车赶回家去，一阵狂风暴雨把他冲倒在大车底下。突然间天空闪现一道裂缝，又是一声炸雷震撼着大地，庄稼汉躺在地上，急剧的闪电使他眼睛发花，他那颤动的嘴唇还在喃喃地念着祷文。

祷告并没有帮他的忙，上帝似乎毫无恻隐之心。

等翁德拉什从惊恐中醒来，发现他的一头牛已伸腿躺在地上，另一头牛被闪电吓得跪倒不起。翁德拉什跑到垂死的牲口面前，竭力让它站起来；他又是喊叫，又是抱怨，还举着拳头吓唬它，可一切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如今可怎么办哪？有谁能帮他把粪送到老爷地里去？老爷是铁石心肠的啊，只得靠他跟他那累得精疲力竭的老伴一块儿来拉车了。想到这些，翁德拉什差点儿哭了出来。

猛然间，他清醒地感到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吓得回头一看，一个体格匀称而壮实的小伙子象从地底下钻出似的站在他面前。此人头戴骑兵帽，身穿穗带红呢军外套，里面是绿色衬衣和一条紧腿裤，脚上穿的是软皮鞋，在那银制宽腰带上别着两支短枪，手里还拿着一把重重的长把斧子。

小伙子的眼睛友善地打量着这庄稼汉，在他温柔的眼神里似乎写着：“你生活得多么艰难，这我一目了然，晴朗的日子总要来临的！”

翁德拉什领会这一友善的目光，在这位陌生人面前脱下了帽子。倘若在平常，只有进教堂时他才这样做的。小伙子默默地把翁德拉什那顶很旧的帽子接过来，将一把亮闪闪的金币撒在里面。

如今翁德拉什已是第二次感到眼花缭乱，这回不是因为闪电，而是金币的闪光使他这样。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象他油污的帽子里装的这么多钱啊！这一来，他可以去买两头健壮一些的牛，剩下的还可以用来修修小木房了。

“你是谁？”惊奇万分的翁德拉什问道，“你是上帝的使者，还是那劫富济贫、唯独不怕老爷、保护我们这些不幸者的人？你兴许是我们那些王岭好汉的首领？你是……？”庄稼汉就是不敢把这个名字说出来。

“对，”小伙子微笑着说，“我是杨诺西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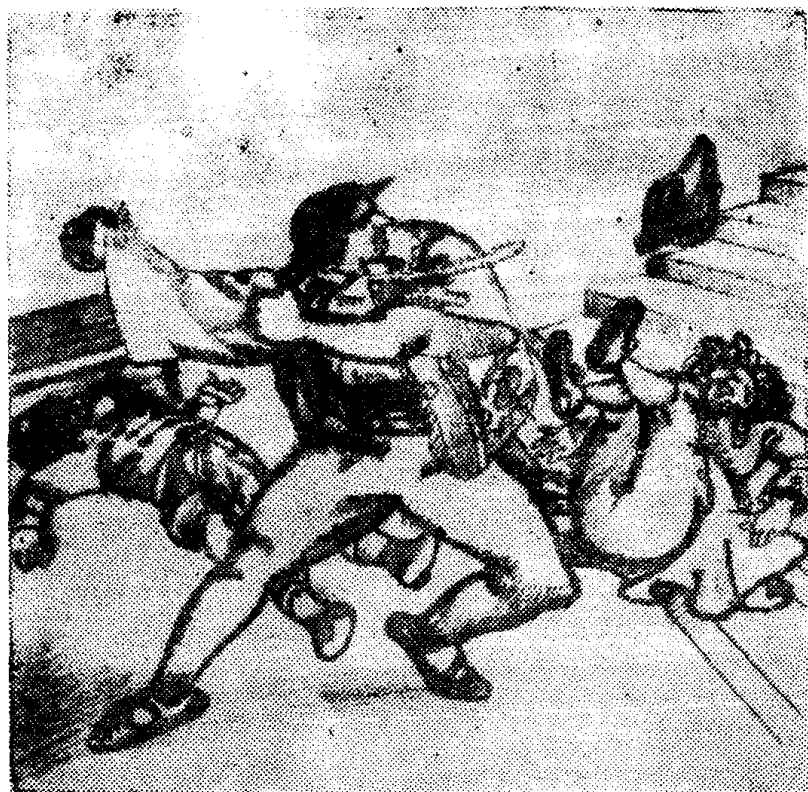
二 国 王 岭

古时候在波瓦希，几乎在每个伸向绿波河岸的峭壁峰顶上都耸立着一座城堡或庄园大厦。这些建筑本该充当国家的哨卫和附近居民在战争时期的隐蔽所；而实际上，这些傲然屹立的贵族宅邸却只是当地穷人的灾难与恐惧的策源地。

每当敌人已经临近的危急时刻，各个城堡发出警报：有时鸣枪、击鼓或撞钟；有时只需在塔尖上挂一面事先商定的信号旗；如果是在夜里，便在山岗上烧起一堆报警火。在波瓦希的诸城堡间传递这些信号并不难，因为几乎在瓦赫河中游的每个拐弯处都有一座城堡。然而要在紧急时刻给修筑在瓦赫河上游的利普托夫——奥拉瓦大山里面的三座孤零零的城堡发警报，那就比较麻烦，这时就得靠神速报警员骑上纯种快马去送信。

传说巴维尔·莱瓦依伯爵的爷爷、斯特尔切山下利塔瓦的一位自由民，从自己的马厩里挑了一匹最好的马，在一个狂风暴雨之夜把敌人逼近的消息送给了他的邻居——住在赫拉德克的皇家大将什波尔克伯爵。

在他们齐心协力消除外患之后，什波尔克伯爵对莱瓦依



的及时报警给了重赏，确乎很有绅士派头：不仅赠给他一匹纯种阿拉伯牡马，而且还有两对银马掌。老莱瓦依没给他的马安上这副银马掌，因为他实在有些舍不得，便把这珍贵的银马掌放进城堡的宝箱里，跟家里的其他贵重财宝藏在一起。他的儿子也很珍视这份不寻常的礼物。这副银马掌简直成了他们家庭宝库中的装饰与骄傲。

年轻的伯爵巴维尔——老莱瓦依的孙子却是个狂暴而又骄横的人。他一当上利塔瓦的领主便派人上村里找铁匠来替他吧银马掌安到马蹄子上去。

铁匠雅古普·赫洛斯佳克是一个健壮如牛的彪形大汉，人家说他的左手能把岩石砸碎。他有着一张宽大的脸，一头鬈曲乌亮的头发和一张憨厚的大嘴。正是这张大嘴成了他的不幸，远近四方的人们就因为他这张大嘴而给他取了个浑名叫鲁汉。这倒不是因为库巴^①·鲁汉什么时候滥用过自己的力气。绝不是的。尽管他是个膀大腰圆的汉子，却有着一副孩子般的柔软心肠，连一只小鸡也没伤害过，可就是喜欢对人说直话，一根肠子通到底，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从不咬文嚼字；而且还特别爱用那些尖锐而粗鲁的词儿，他的绰号也许就是这么来的。

那一次，当传他去给莱瓦依伯爵少爷的马儿钉银马掌时，他便没好气地说：“见他的鬼，拿这玩意儿来钉马掌，真他妈的乱弹琴！”

“你这是什么个意思？”肥胖的城堡管家疑惑地瞅了库巴一眼说。

“我倒没什么，可是老爷，你倒给我说说看，我怎么把这银马掌烧红法？”

“别废话，给我干去！你知道，伯爵少爷是不喜欢久等的哟！”

“遵命！”雅古普琢磨了一下，便用“冷法”给马钉上了银马掌。

大约不到半小时功夫，当人们把伯爵的马牵到后院的马厩去时，城堡的石板路上响起了清脆的银马掌声，仆人们都

^① 雅古普的小称。

来饱享眼福，只听得有人说：

“我的老天爷，这可太妙啦！”

“那副马掌响叮当，多好听呵！”

“这牲口走起路来更神气更轻快了！”

“牲口？要只是牲口就好啦！”雅古普冲口而出自言自语地说，给年轻的厨娘汉卡听见了，她微笑着对铁匠说：

“你这活儿干得真漂亮，库比克^①，又巧又活，真不赖。”

“顶个屁用！”铁匠没有好气，他把工具皮囊往肩上一搭，向大门走去。

汉卡莫名其妙地望着他的背影，只是冲着他说出了那个冷漠的浑号——“鲁汉”。

几天之后她才弄明白，为什么赫洛斯佳克铁匠对自己的活儿说出那种不中听的话来。

大约一个礼拜之后，在一个晌午之前，伯爵蹑马回来，突然大发雷霆，因为他的乌龙驹只有三个马掌了。伯爵勃然大怒，谁走近他身旁都得挨马鞭抽，结果谁都宁可躲得离他远一点。没多会儿，院子里的人全都溜光了。伯爵立即派人到村子里去把铁匠找来。赫洛斯佳克虽然脸色如纸，但还是硬着头皮想把事情说个明白。他说他一开头就对管家说过，银马掌不是给马用的，因为没法把它化红，只得冷着给马钉掌，这种活儿当然啥用也不顶。他这一解释，惹得莱瓦依火气更大，他冲着赫洛斯佳克直嚷嚷。当铁匠也提高了嗓门对

^① 库巴的爱称。

吵时，伯爵在他的脸上抽了两鞭子，他脸上立即现出两道红印。雅古普不再说话，只是紧握着他的两个拳头。可是对方又在为他准备条凳了。两个家丁抓住他，雅古普·赫洛斯佳克也许没想反抗，因为他知道，为了这倒霉的活儿，这场惩罚是逃不了的。马儿丢掉的要是一个普通的马掌，这倒算不了什么可怕的事；可要是丢了个银马掌，即使对于这位伯爵来说并不是个大损失，雅古普心里明白，不挨罚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暗自压住性子，服贴地趴到这条名为“德列斯”^①的耻辱凳上。

就在这一瞬间，领班带着一个庄稼户打扮的老头从大门口进来。那位老大爷老远就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等走到伯爵跟前，便从兜里掏出一个麻布包，开始用他那颤抖的手把包打开，里面包着的正是那个丢失的银马掌。周围的人、特别是铁匠松了一口气。老大爷用他那没神的蓝眼睛讨好地望着伯爵，以为能得到什么奖赏。他说这只珍贵的银马掌是偶然在他自己那块小地里拾到的，就是今早伯爵骑马飞驰而过的那块地上；说他只是去看看他的那块贫瘠土地上的庄稼……说到这里，老大爷马上刹住没往下说了，因为差点儿漏嘴说出来，他想去看看这块本来就荒芜了的庄稼被老爷这么一跑马还能剩下多少。幸好及时刹车（也许老爷没有注意到），于是马上改口，讨好地笑了笑，接着说：看到那马掌在田坎边闪闪发光，老爷准会高兴，因为可以不致于遭这么大的损失。

① 匈牙利文音译，即专为犯人躺着打屁股用的刑具凳。

伯爵涨红着脸，眼中冒着怒火，一把从老大爷那儿将银马掌夺过来。他狡黠地奸笑着，憋在他肚里的粗话象一沟污水从他张着的大嘴夺口而出：“你这野杂种，老不死的穷叫化子，在你老爷面前，你好大的狗胆！你知不知道巴维尔·莱瓦依是什么人？你这脏货，你以为我这个贵族是个什么乞讨的犹太人，肩上搭个破布兜儿沿途捡破烂的？你这畜生！我得教训教训你，让你懂得敬重你的老爷，敬重养活你的人。来人哪！把他拖到条凳上去，给他二十五大板！你，领班，你给我监督着，给我数着数儿，打！”

伯爵把那个银马掌往远处一扔，院子里悲凄地丁当一响。然后他傲气十足地沿着阶梯上自己房间里去了，对谁都不瞧一眼。

老头儿起初似乎还在发愣，莫名其妙；然后周身战栗，双膝跪倒在地上，哭着向领班求情。这是白费力气，家丁已把他按到条凳上，开始抽打起来。一板打下去，老头儿没命地呼叫，到后来哭声渐渐变弱，还没等领班数到十下，老大爷已经无声无息晕了过去。领班派人取来凉水，冲着这位可怜的老汉泼了一坛。老大爷醒了过来，领班下令继续进行惩罚。家丁刚要抽打，雅古普·赫洛斯佳克一个箭步跳到他跟前，冲他猛地一声大吼：

“你们要把一个无辜的人打死吗？你们这帮杀人凶手！”家丁和领班最初都被铁匠这一突如其来的怒吼吓呆了。说时迟，那时快，善良的彪形大汉雅古普猛然一下挣脱了一直捆绑着他的紧紧的绳索。一瞬间，雅古普多年来备遭凌辱、逆来顺受的灵魂如今向这无权无势、任人宰割的奴隶地位造起

反来了。一种强烈的反抗与暴动的怒火擒住了他。就在这一瞬间结束了铁匠雅古普平静的奴隶生涯，开始了这鲁汉英勇果敢的新生活——危险而充满苦难的、然而又是正义与自由的生活。库巴·鲁汉的拳头象闪电霹雳从空中飞扫而过，第一拳击中向他进攻的家丁，第二拳打在那个仍然站在条凳旁的家丁身上。他打得既准又狠，两个草包没吱声就瘫倒在地。

此刻库巴注意到领班想从腰间抽出短枪，接着两人扭成一团，他那钢铁般硬实的粗大胳膊抱住了领班那海绵般的肥胖身躯，把他的骨头挟得格格直响，逼得他连呼救都来不及，格斗一下就结束了。库巴·鲁汉把领班抛在地上，而且干得那么干脆利落，把这个老爷的狗腿子一直摔到井边石阶上，这家伙深深地呼了一口气躺着晕倒了。鲁汉带着复仇的怒火弯下腰来：

“我也教你尝尝晕过去的滋味，你这条癞皮狗！”然后把领班那瘫成一堆的躯体用铁叉一挑，象挑起一个破布袋似的，扑通一声把它扔到井那边的山崖下去了。他收拾好东西，然后把那半死的大爷从凳子上解下来，轻轻背在背上，走出大门回村子去了。

一切干得那么利索和不露声色，庭院里的人几乎谁也没有注意到。

可库巴自己知道，眼下时间紧迫，便把大爷搁在村头的第一所小木舍前，然后从打谷场后面赶到打铁场，把短羊皮袄匆匆往身上一披，黑呢宽边帽往头上一扣，把几件衣服、一口小锅、一只碗和勺子、一把钳子和锤子扔在打铁风箱

里；又从烤炉里拿了一个大圆面包，在园子菜地里拔了几颗葱头，再从梁上取下那把长把斧子，拿着这些东西，最后一次地看了一眼这所木舍就匆匆走了。他顺着打谷场后的小道朝大森林的方向走去，沿着小路一直爬上山岗。

过了一阵子他便在一块林间空地上停下，朝下往村庄那边一看，发现一大堆人围在他那所木舍周围。这时正值太阳落山时节，只见那儿有一片枪枝的闪光，这是城堡卫士们来捉拿雅古普·赫洛斯佳克这个叛逆者的。可惜他们姗姗来迟了。库巴·鲁汉已经不会再回头走了。他不愿让人抓住，挨打受折磨，不愿再迈进潮湿的城堡牢房，不愿被关进那老鼠多得足以把人活活咬死的地下监狱。库巴心里明白，再也不能回到山下那些默忍着老爷们欺压的农奴中去了。他已下定决心上山到王岭好汉们那儿去，参加他们一伙儿。

也许得到深夜，也许要一通宵，直到第二天黎明，也许需要明天一整天才能走到。他得穿过茂密的森林，通过干枯的河滩，涉过奔流的溪涧，攀爬沿岸的悬岩绝壁，还须越过只生长顽强矮松的沼泽地，再往前连矮松也不长了，因为经不住山巅巨风。鲁汉走到最后一段路程时，还得攀登翻越座座磐石和尖秃的峭壁，在这些地方脚板只能踏在偶尔长出的苔藓和一簇小草上。

在国王岭附近某个地方也许能找到那些正围着他们首领的王岭好汉。这些自由的雄鹰就在这难以攀登的高峰上筑起了窝巢。他们象他一样已经无法再蜷缩着身躯在老爷家丁的皮鞭下生活下去，象他一样飞上了高山峻岭，在那儿自由地呼吸，然而他们再也不能回到山谷盆地里去了。

通向王岭好汉住处的路途库巴已经找到，他虽然不熟悉那些难以通行的山间小道，然而也没迷失方向。他曾不只一次在深夜向这个燃着熊熊篝火的方向眺望过。

每当山下处于最艰难的时刻，人们总是在深夜里激动地站在自己的木舍门前，满怀希望地眺望着远处王岭好汉们燃着的熊熊火堆。人们知道，在那深夜的篝火旁有着他们最勇敢的健儿——这些敢于跟老爷拚到底的勇士。所以他们总是怀着希望眺望着那远处的篝火，并相信有一天他们的援助和正义的复仇将从这山上下来。

库巴·鲁汉在新的一天大清早便无所畏惧地投奔了王岭好汉。他几次宣誓忠于伙伴和向老爷报仇雪恨，然后才被接受加入这豪杰的兄弟会。